

何明清是谁？

戴安娜·麦金

新西兰最著名的中国通路员。艾黎说过：“如果何明清是个男子，她就是个英雄了。”艾黎的大名在他的第二故乡已是家喻户晓，都知道他是工会组织的发起人并是穷苦人的斗士。他的名字在中国至今仍具有魔力。而何明清的名声只是在最近十五年里才有。她在中日战争前线的工作是保密的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艾黎一样，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农民的福利上。

中国主席江泽民在1999年访问新西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新西兰人知道我们两国之间建立的深受尊敬的友谊之桥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了。一年后，也就是2000年6月23日，为纪念何明清的服务与贡献，在她六十七年前工作过的宋家庄开了一间妇女健康诊所。

宋家庄位于北京西南河北省曲阳县的偏僻贫穷的山区。一日三餐除了小米就是小米。唯一可卖钱的农作物是红枣，生长在两米、一米宽、巴掌大小的小平地上。冬天冻得人手指连照相机的按钮都按不动。1935年，来自当时奥克兰圣公会（现圣公会毛利教会）的英国圣公会传教护士何明清决定在此地工作。她避开相对轻松的工作而选择一天几乎吃不上一顿饭，又没有医疗条件的乡村。

1989年艾黎的老友汤姆·纽恩汉姆前往中国想看看究竟这位女士是谁。艾黎曾请他写关于她的故事。纽恩汉姆在离此地最近的城市保定见到了市外事办的马保茹女士，他打问何明清（就是胡恩琳的中文名）。马女士很惊讶，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来打问一个中国人？“我陪了汤姆一个星期左右才发现要找的这个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能讲流利当地话的特殊的新西兰妇女。六十年后这个山区还人人记得她。老年人说到她时还流下眼泪呢”

曲阳县和唐县交界的这些山村至今仍靠小道连接，过河要淌水才行。何明清在宋家庄建立的第一个村医医院，是当地农民用何明清的工资和到西药圣公会借钱盖起的石头房子。人们从大老远赶来，就为了一碗米粥或药品。对那些病重或伤重起不了的人，何明清就带着她吠黄狗，爬山越岭去看他们。她说话很快，但走路更快。就如一位村民所说：“象飞一样，爬上山来‘嗖’的！”有关她的故事说，一天晚上她游泳过河去帮助一位病重起不了的人。村民们对她很担心，就一路跟着她。

何明清很关心卫生。这些山区缺水多脏物，细菌滋生。她教当地妇女如何打扫自己的土地板房，怎样刷牙防龋齿，按时喂养孩子等。马得燕说：“当地人都叫她心”。这儿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做事方式，但是如果何明清说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做，他们就会按她所说的做。她话不多，但有威信。她在宋家庄和牛眼沟盖了教堂，教当地人读书写字。这里识字的人几乎没有一个。

三十年代，北京协和医院医疗设备和农村的条件有天壤之别。农村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北京协和医院的就有医疗设备和很多医生都来自美国。医院本身就是靠洛志菲勒基金建立起来的。何明清面临的困难是如何从北京偷运设备到她诊所，因为到1938年时，日本人已控制了北京及通往南边的主要城镇和道路。她作为英回国民（当时所有新加坡人都是）被日本人认为是中立的。而日本不愿意与英国对抗。这很有助于何明清穿过日本人的封锁。但是在当时就地解决已是司空见惯的情况下，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在何明清生活工作的宋家庄西边不远的地方，是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控制的大行山区。起初，她对毛的农民军只是略有兴趣。她的基督教教育和理念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她担心共产党会杀绝教士。但是聂荣臻将军帮助当地农民的事慢慢开了。实际上，他成了何明清的好朋友。毛的军略是赢得当地农民的信任，然后组织他们夜袭或日军据点。白天是农民，夜晚是除暴队员。何明清意识到，通常伴随军队的抢掠强奸行为不属于毛的道德规范。八路军对其士兵诚实礼貌的要求很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常以焦急地等待，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有些已不太年轻）都平安返回。”“有时我们帮助那些受伤的走下山的根据地医院。有时为那些不再能高高兴兴地下山的人悲伤。”

日军对当地城镇的进攻极其凶恶。日本人锁上附近县城的城门再点火烧城。城里老百姓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后火烧掉。到处都是抢劫强奸。

八路军急需医务人员及医用品。这就是为那位著名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在1938年夏天到达时被当地上天恩赐受到极大欢迎。白求恩是胸外科手术的先驱。他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很气愤，30岁时加入共产党，并在西班牙内战时参加了共和军医疗队。受伤不经治疗的极高死亡率激励他开创了世界第一个流动输血站。然后他把精力转移到中国农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上。

白求恩在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司令部里与他见面。延安是陕西省西北部的县城，1936年长征在此结束。毛向他描述了曲阳附近太行山区八路军的困境。而何明清就是在那儿工作。白求恩准备好了他的流动手术队后东行。他的所见所闻令他感到极大地震惊：伤员裹在肮脏的毯布里，满身是虱子，伤口用家制线缝合，铁丝作探针，手锯用来截肢。

他建立了正规基地医院后马上面临的^是最大难题是如何购置足够的医疗用品。他见到何明清后就找到了解决方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见到一个天使。”“她会去北京，买够医用品带回到她的教会——是为了我们！”

白求恩的请求很难完成：因为去北京往返路程充满艰险。尽管如此，何明清还是答应帮忙。她坚信相信救死扶伤是上帝的意愿。把医用品从一站运到下一站需要精细安排，并且要为各个环节的协助人、旅店主和几位精挑细选的“密友”绝对保密。何明清亲自陪护每次伪装严密的运货，长途步行或骑自行车跟车。从北京出发积极帮助八路军抗敌回军的年轻护士和干部都寻求她的保护。郭清兰就是其中之一。她在1989年告诉纽恩汉姆说：“她很勇敢。一个年轻未婚女子，身处一个危险陌生的异国。我当时想，如果有人能帮我去解放区，这人就是何明清了。”

时间不长，就有人告密给日本人。她的诊所，实际上整个村子都被视为平地。何明清逃往香港。她曾试图回到边区，白求恩在那里急需医疗用品。但消息传来，说他因做手术时未戴手套而感染败血病去世。何明清曾千方百计要为他获得医用品，但营养不良以及半年来一路上每过一村都救死扶伤使她付出了代价。她得了脚气病后，一个八路军小分队用担架把她抬往南边的西安。她在那儿的老教友沈泽高主教服侍她恢复了健康并安排她回斗家乡新西道。

汤姆·纽恩汉姆十一年的查询结果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叫作“何明清——凯恩琳·霍尔的一生”。他激励了马保茹女士开始自己的

调查。如今她是何明清最忠诚的追随者，陪同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去曲阳县。1996年是何明清的百年纪念，纽恩及姆带了一个新西兰团去那儿，包括何明清的两个侄女和奥克兰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去参加她的墓地以及她真人一样大小的塑像揭幕式。一个小型的塑像现在矗立在帕耐尔的圣三位一体英国圣公会大教堂里的马斯顿新禧堂内。隔壁就是圣玛丽教堂，里面有克若蒂娅·威德艾利染色玻璃窗，其中之一描绘了主教管区受崇敬的妇女之一何明清。

新中友协还通过启动纪念何明清护士助学金以资助新西兰的护理研究生来庆祝她的百年纪念。

1988年，劳伽莱女子高中时任副校长诺妮·纽翰逊访问了保定第十三中学。该校领导希望在新西兰建立姐妹学校关系。2000年7月，第一批十三名学生加三位老师由马保茹和曲阳县领导刘玉梅带领到了新西兰。马女士当时喜形于色，她高兴得大喊：“我们是何明清的中国亲戚！”“到这儿使我们觉得更贴近她了，因为奥克兰是她的故乡。曲阳县人民对于这次特别访问感到激动。”

李女士动身去新西兰之前，接见了宋家庄的村民代表团。他们听说她要去看新西兰的消息后就背着一筐筐红枣长途跋涉来见她。他们说：“我们没别的东西可送的，就这些红枣。何明清多年前来我们村时我们也是只有这些给她。”当李女士告诉他们新西兰海关不会准许她带入这些红枣时，老人们哭了。李女士让他们放心，说：“在中国，一颗红枣代表一颗心。我去新西兰的时候会带上我们所有曲阳县人民的心意的。”

2007年，何明清奖学金取代了凯思琳奖学金。新中友协现在为来自中国贫困地区护理生付学费、住宿费、旅费等全部费用，为该生在当地医疗培训学院完成培训。第一个接受奖学金的是魏云洁。她来自广西北部少数民族村庄。她父亲死于肝病，她母亲种稻养猪，身体每况愈下。魏云洁在2007年9月开始了她在广西医学院第二年的学习。她计划毕业后在当地社区工作。